

黃寶龍接手經營精神書局 「少年方展博」 妙計促二手書流通



●黃寶龍已第四年參與「再生閱讀活動」。

黃寶龍廣為人知的身份倒不是書局第三代，而是童星。他生於香港影視的黃金時代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參與了香港標誌性電視劇《大時代》，演出少年方展博一角而被大眾熟知。其後，儘管陸陸續續也參與了一些電影、電視劇及廣告的拍攝，但卻沒有因此而將演員這個身份發展成真正的職業。「其實演員到了一個年齡段是很尷尬的，」黃寶龍說道，「比如到了15、16歲，那個年齡是沒有什麼角色可以讓你出演的。比如你現在看電視劇、電影裏面那些中學生，其實都是20歲以上的演員，對童星來說，那幾年的過渡期很尷尬，也很難捱過去。」同期出現在熒幕中的唐寧、張繼聰，亦是過了好些年，才找好了自己的定位。沒有繼續在娛樂圈打拚的他，也嘗試過一些別的工作，比如自己經營美妝、服飾等生意，但隨著對書局的眷戀意味越濃，他便越發願意嘗試去接手這個已經有些燙手的山芋。

辦再生閱讀活動助弱勢社群

由非牟利組織 Free Foundation 主辦，和「精神書局」合作的第四屆「再生閱讀活動」，今年再得到荔枝角 D2 Place 支持，展開以書為主的活動。近年社會對進一步善待弱勢社群的聲音越來越大，今年再生閱讀就以「Listen To The Story」為主題，引起大眾討論和思考，除了單向的關懷和援助，社會企業和商界如何接納弱勢社群，能用尊重的心，讓受助者有尊嚴地自立。活動精選相關兒童二手書籍外，還希望可以喚起大眾用新角度了解自閉症群體，重塑故有的印象。

對黃寶龍來說，這種活動再熟悉不過了。經營書店，在香港這個節奏快得吃人的城市裏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他所面臨的勁敵是這麼撲面而來的洶湧的時代，包括無法阻擋的高科技、此起彼伏的娛樂生活和花花綠綠的吃喝玩樂。好在書本這個東西到底有流通性，新書昂貴，也似乎越發趨向過分商業的樣子，而黃寶龍收集二手書再流通到真正

喜愛讀書的人手上，倒更像是一種對人文的維護。但光是一心盡文化責任，顯然是不夠的，「需要去想很多書本之外的東西來吸引人，就像包裝它，讓人接近它的內在美。」

書店設「打卡位」 陳列書本吸客

最初，黃寶龍會將書本帶去參與各類型的活動，陳列一些「打卡位」，希望能以此吸引一些年輕人來，哪怕只是看一看，也有碰上有心人的機會。後來，他在西環那家店提供租賃單車的服務，「一推出還蠻受歡迎的，」他笑言道，「有些人竟然真的會用單車去做運動，從西環到數碼港，一整天。」而租金的一部分，他則拿出其中的40元，作為代金券，可以在店內挑選書。這樣的舉動雖則說不上什麼巨大的改革，倒也真的能夠吸引一部分人，安安靜靜地選書，甚至真的帶了幾本走，這讓黃寶龍感到足夠欣慰。

「但還是能夠感受到現代人對紙質書的漸漸淘汰，」黃寶龍略感遺憾地說，「比如上一代人就會對書眷戀得多。我十年前見到那個40多歲的人買書，十年後他50多了，仍然會買書；但十年前那個十幾歲的人，卻沒有再來過。」對於這樣的變化，他覺得惋惜，卻也無可厚非，「所以經營書店就更要有變化，我們也會銷售學生的練習冊來維持。」黃寶龍稱自己不算愛書之人，但卻能夠安靜、賦閒的時候願意在家裏捧一本書，那是一種讓自己消化這個世界的方式。

離開娛樂圈的主軸已經很長時間，黃寶龍不再介意被「童星」這個身份標籤，「現在覺得很慶幸有這一段經驗，能夠給我帶來一些特殊的經歷，感覺是參與那個時代。那樣的時光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擁有的，是豐富自己人生的一段回憶。」他現在仍然願意參與一些廣告或者影視的工作，但更多地希望幕前的工作變成一種興趣或「宣傳」的方式，他的主要精神仍然願意留給「精神書局」。

分別位於北角和西環小街裏的「精神書局」，從外觀上來看委實不像這個時代的產物——古舊的招牌字，鐵皮屋一般的配色，沒有華麗的陳設或裝修，沒什麼休憩的座位，也沒有咖啡，有的只是一排一排成摞的書，像個舊香港電影裏的場景，又像是小說裏的相遇。

這兩間書局的傳承和歷史悠長，黃寶龍已經是經營的第三代了，「從前當然很抗拒，沒有想過會接手它們。」說來有趣，黃寶龍對接手書局這件事意興闌珊，竟是由於一段模糊的舊時回憶——「小時候放學做完功課後會去書局等爸爸一起回家，那個時候書局的擺設，對於年幼的我的高度來說，能夠看到或接觸到的，都是一些課本和練習冊，怎麼會提得起興趣。」說罷自己也笑起來，時過境遷，苦悶的童年講起來竟有些打趣，又有點溫暖。

●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

●「再生閱讀活動」二手書種類繁多。

●小店似舊電影的場景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黃寶龍（左）曾在《大時代》飾演少年方展博。網上圖片

必須想出更多噱頭吸引年輕人看書

興許是與書待在一起的時間久了，黃寶龍而今對兩間書局的感情深了起來，也同時為現代人的讀書習慣感到惋惜：「香港人很容易因為一段時間或者一件事情而去參與，比如最近書展，就會有很多人去看書、買書，但其實書一直在我們生活中，尤其是我們回收、再賣出的二手書，是很值得被珍惜的。」

在過去接近兩年的疫情中，「精神書

局」也同樣受到重創，「在疫情之前其實是有很多人從內地、台灣甚至國外來買書的，他們會拿一個行李箱，整箱書搬走。」少了這些真正的惜書人，黃寶龍必須想出更多的創意和噱頭去吸引年輕人看書。「但是，雖然我們這代人的讀書習慣沒有延續下來，所幸對於下一代的閱讀是很看重的，希望紙質書一直可以長存。」他說道。

赫哲族教師尤金蘭 授課編教材 防民族語言失傳

「『星絲林，艾依』，這句話的意思是晚上好，其中『星絲林』是晚上，『艾依』是好。」78歲的尤金蘭患有小腦萎縮，時常忘事，但在說起赫哲語時，她的眼中閃爍着光芒。尤金蘭曾是黑龍江省饒河縣四排赫哲族鄉中心校的一名赫哲族教師。「赫哲語只有聲音而沒有文字，不及時進行搶救的話，民族語言失傳，將是我們最大的損失。」尤金蘭說，一個民族失去了語言，這個民族的靈魂也將隨之逝去。

出於強烈的民族責任感，尤金蘭決定對赫哲語進行「搶救」。1986年，為改善赫哲族年輕民族語言普及程度不高的狀況，尤金蘭在學校開設了赫哲語課程，包括學唱赫哲族歌曲、學習詞彙、練習對話等。一段時間後，不僅赫哲族學生學習熱情高漲，其他民族的學生也紛紛要求學習。

為了提升學習質量，尤金蘭擠出課餘時間編寫課程教材，白天沒空，只能晚上在燈下伏案寫作。當時沒有同類型的課本和資料，尤金蘭多次走訪赫哲族老人，邊學習邊記錄。經過幾年的整理修改，終於編寫

成一套供本校學生使用的、用鋼板刻印出來的「小書」。

「赫哲語是我們民族的財富」

「赫哲語是我們整個民族的財富，不光四排鄉的赫哲族人要學習，所有的赫哲族人都應該將這個語言傳承下去。」尤金蘭說。為了讓更多赫哲族人學習赫哲語，1996年，尤金蘭退休後決定在這套「小書」的基礎上繼續完善，大女兒王麗琴幫助母親整理、分類，在母女二人努力下，2013年和2020年相繼出版了《赫哲語口語教材》、《赫哲語對話及閱讀》。

「我們赫哲族過去經受了不少苦難，如果沒有黨和國家的幫助，不知道我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。」尤金蘭的眼眶濕潤了。她說，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，能為國家和民族做些什麼。這兩本教材印刷出版千餘本。「寫教材不是為了賣錢，大夥兒都能學比哈都強。」尤金蘭說，教材印出來後，除四排鄉外，還發放給同



江、撫遠等地的赫哲族人，很多人都在用它來學習赫哲語。

自學國際音標為赫哲語注音

如今，經常「犯糊塗」的尤金蘭在床頭依然擺放着她編寫的兩本赫哲語教材和一個筆記本。

「我還在收集赫哲語詞和句子，想到什麼就趕緊記下來，哪怕睡覺時想起一句話也會馬上醒來記在本子上，我歲數大了記憶不太好，盡量多記些。」尤金蘭拿起這個已經泛黃的筆記本，用手輕輕摩挲。

▲尤金蘭在翻看自己編寫的赫哲語教材。

▶不僅是赫哲語，非遺民族文化赫哲族講唱表演「伊瑪堪」也需傳承。中新社



在《赫哲語口語教材》中，尤金蘭與大女兒採用漢語拼音及漢字諧音對照的方式進行標注，這種方式易學易傳播，但準確度欠佳。為了更準確地記錄發音，在編寫第二本教材時，她決定採用國際音標標注，已入古稀之年的她用了三年多時間才掌握了這套標音法。

「我小時候沒有刻意學習，聽着聽着就會了。現在周圍會說的人少了，平時也不用，年輕人想學很困難。」尤金蘭說，很多赫哲族年輕人嫌難，不願學習，就算想說也缺少語言環境，如今熟練掌握赫哲語的年輕人屈指可數。

「做這些雖然自己苦點、累點，但能為國家和民族做些工作，我心裏感到光榮。希望赫哲語能更受重視、更好地傳承下去。」尤金蘭說。

●文、圖：新華社